



# 雷翔茲 同學

閩南語 · 短篇小說 · 學生組

第三名

得獎作品

## 菜子人生

### 得獎感言

細漢時坐佇門口庭聽阿公講故事，大漢了後故事變成美麗的文字。

經歷過數十次文學獎洗禮，中文寫作對我而言是日常，也拿過母語詩首獎，但是以母語寫小說為初次嘗試，感謝評審給予獲獎機會，需要學習的地方還很多，將努力鞭策自己。

〈菜子人生〉是漁村女人的寫照，故事原型來自鄰居阿媽真實的人生，背景為彰化最北邊的魚米之鄉 -- 伸港，寫玉桂阿媽終其一生為婚姻奉獻的過程。漁村的女人婚後從夫、夫死從子，燃燒自己至灰燼，命運猶如菜籽般隨風飄，落土就生根成長，透過書寫我看見不一樣的臺灣早期社會，女人堅韌的生命力。

# 菜子人生

## 1

「芳芳的妹仔，幼麵麵的大腿……」

「死老猴，頭殼攏害了了閣咧數想茶室仔的查某。」

大樹阿公坐佇輪椅頂戇戇呆呆、笑微微親像啥物代誌攏無發生。

玉桂阿媽目眶紅紅，心內鬱卒欲哭欲啼，伊有滿腹委屈講袂出喙，目屎直直落。伊伸手拭目屎，規个身軀氣甲必必掣。

「去揣茶室仔查某啊！莫轉來揣我。」

「呵呵呵……」阿公戇戇咧笑。

「少年的時陣放某放囡做你去茶室仔風流，食老轉來欲食啥人？」

「妹仔芳芳，芳芳的妹仔……」阿公目矚微微。

「你這個路旁屍，車畚箕，生無人愛死無人埋。」

阿媽開聲罵煞，越身去浴間捧著一盆清水面巾佻阿公洗身軀，伊有滿腹的委屈無地講，這款見笑代誌，佻啥人講？予人見笑而已。

少年時阿公愛淋酒跋筊，跋筊跋輪就轉來拍某拍囡，共阿媽辛苦趁的錢攏提去茶室仔開了了，婿查某一个相繼一个，一个風透大雨的暗暝規氣佻茶室仔的查某相羔走，從此五十年無消無息。

一个查某人欲飼一个家哪有簡單？逐工目矚擘開就愛用錢，醬瓜仔配白飯就算一頓，大家官袂雜唸嘛無棄嫌日子艱苦，厝內厝外幫伊看顧，食苦當做食補，玉桂阿媽日時挽蔥仔擘蒜頭，暗時做手工趁銀角仔才辛苦飼大三个囡仔。

五十年時間就按呢過去，伊歲數嘛到矣，會使逐個月領老人年金過日子，毋免佻序細討錢食穿，阿媽佻厝邊頭尾時常相約廟口埕跳舞、唱歌，坐溪頭交通車去跔山看風景，三个囡攏結婚

搬去庄內免伊煩惱，日子看起來正欲開始清閒好命。

Siáng 知好日子猶未過燒，這個放某放团的翁婿竟然轉來，拖一身軀病疼以外，頭殼閣歹去認袂出半人，閣欠一大堆債務無法度還，三个团規氣閃一邊毋願認老爸。

透早玉桂阿媽揀輪椅阿公去揣村長：

「村長你愛來做主，這款翁婿憑啥物攏擲予我？叫伊去揣茶室仔查某啊！」

「一夜夫妻百世恩，翁某攏是相欠債啦！」村長吐大氣。

「人掠厝拆，雞仔鴨仔掠甲無半隻，規氣我去跳大海看伊欲揣 siáng 飼。」

阿媽那講那吼，目屎閣直直流。這款代誌村長嘛無法度，三廳官袂辦得家內事，伊嘛毋願公親變事主。

## 2

民國五十八年，玉桂阿媽拄嫁入來庄內。

玉桂生做標緻、面肉白，厝邊頭尾攏呵啉伊生得婿又勢跲，親像烏貓仔姊。

今仔日廟仔慶祝媽祖生欲燒金，伊腹肚已經順月矣，算算咧應該這幾日會生。媽祖生真鬧熱，規个庄仔頭攏咧攢拜拜，有七爺八爺閣外鄉鎮的善男信女，鬧熱滾滾、炮仔直直放，玉桂一个人佇灶跲無閒規工，雞、鴨、鵝、大魚攏有攢。

個兜的所在，佇烏溪出海口邊，有三間大瓦厝，門口埕看過去是一大片海埔新生地，有一大排的防風林大樹，大家官做人靠俗實在閣疼惜伊，買菜買魚攏會 sann 添，厝內代誌盡量鬥相共。

遮的海風規年透透，玉桂白 phau-phau 的面皮經過颶風日曝，變甲閣紅閣粗。

「阿母，燒金的物件我攏攢好矣。」玉桂摸腹肚。

「緊去歇睏，你的腹肚垂落來矣，大概昏暗會生，大樹佇佗位？」

「伊三暝三日攏無轉來，我毋知伊佇佗位。」

「樹仔心肝袂穩，伊是交著歹朋友學歹愛跋筊，等伊轉來我會罵伊。」

「阿母我攏知，伊轉來我會苦勸伊。」

嫁著緣投仔翁，三日無食也輕鬆。拄結婚彼時，大樹仔一表人才，生做緣投閣骨力，對伊是輕聲細語，透早去工廠上班，下班轉來厝內代誌攏會鬥相共，這款翁婿無地棄嫌。

Siáng 知好日子猶未過冬，朋友招伊去跋筊跋規暝攏母轉來，自彼時開始伊迷著跋筊，工廠嘛母去，生活賸跋筊間佻茶室仔淋酒。

玉桂的頭一胎佇冬至彼日生落來，是一個古錐的查某囡仔，厝邊頭尾攏呵咾囡仔目矚真大蕊。大官逐日剖雞予伊做月內，兩個老的照起工逐日四頓燒、真心疼惜新婦，當做家己的查某囡。

翻過年冬天第二胎閣是查某囡仔，細漢時陣歹育飼予媽祖娘娘做契女，大家大官雖然歡喜，母過嘛希望玉桂閣生一個後生傳香火。

第四年冬尾第三胎疼三暝三日總算生落來，是查埔孫，大家大官有夠歡喜，透暝剖雞攢拜拜，個兩個老的是真正歡喜新婦生後生，百年後有大孫揸斗。

大樹這幾年愈來愈超過，逐日出去迤迤，棄嫌三個囡仔真吵，規氣蹣佇茶室仔食穿、淋酒，就是母願意轉來。

玉桂袂食袂暍瘦一身軀肉，大家官母甘伊消瘦落肉，對伊講，你若有委屈愛講出來，千萬母通吞忍，阮兩個老的攏佻你倚全片。

玉桂滿腹委屈，目屎直直落、雙趺跪落地：

「阿爸阿母，恁愛共我做主啊！我佇產房生囡吼規暝，大樹的佇筊間嘛跋筊跋規暝看無人，天光轉來就討錢欲去茶室仔揣查某，這款的翁婿欲按怎倚靠？」

「翁某攏是相欠債，伊愛跋筊做伊去，囡細漢，做某的愛勤快顧家，總有一日伊會轉來。」

「甘願擔蔥賣菜，嘛母願佻人公家翁婿，這口氣我吞袂落去。」

「翁某若全心，烏塗變黃金。阮兩個老的會鬥相共飼囡仔，袂予恁母仔囡腹肚枵著。」

玉桂十八歲嫁過來，大家官對伊袂穩，嘛明事理，只是樹仔愈來愈超過，玉桂心內真母甘願，嫁這款不成才翁婿，後世人無倚靠。

只是這口氣吞袂落嘛愛吞落去，查某人菜子命，風吹到遮就落塗，三个囡仔細漢愛飼，莫想傷濟日子才會使過。

天猶未光，大樹規身軀酒氣，跋筴跋輪轉來就跔跔跳，玉桂笑伊無才調，無錢就揣爸母討，伊講袂贏人就見笑轉受氣，開始烏白罵人。

「恁娘咧！恁爸輪甲欲褪褲，閣吵就共你擲去做糞埕。」

「做你來啊！我毋驚你。」玉桂做勢欲佻伊拚輸贏。

「閣應喙應舌。」大樹開始捧碗捧箸，掠狂欲拍人。

睏破三領蓆，翁婿心肝掠袂著，毋過伊對這款翁婿的心肝已經清心，自今仔日開始嘛毋願意掠。

自彼日起大樹愈來愈少轉來，玉桂無願意佻伊睏同齊，母仔囡四个鬥陣睏佇一頂眠床，日子艱苦嘛愛過，食苦當做食補，逐暝伊攏唱歌予囡仔聽：

月色照在三線路

風吹微微

等待的人哪未來

心內真可疑想袂出彼个人

啊～怨嘆月暝……

翁仔某攏是床頭冤、床尾和，事後幾日玉桂後悔彼日佻伊使體，一直勸家己一世人就嫁雞隨雞，只要伊做好老爸責任就好，伊愛去茶室仔做伊去，莫想遐濟。

逐擺大樹匆匆轉來，玉桂想欲佻伊講心內話，毋過看著伊面無表情，又閣吞落去講袂出喙。

翁仔某就按呢 siáng 嘛毋願意認輸先開喙，彼年冬天風透透，田內洋蔥青蒜仔攏欠收，大樹半暝轉來討錢討結婚金項鍊，連囡仔手頂掛的金手鍊仔攏掠落來，才心毋甘情毋願出門，這一去就是五十年無消無息。

玉桂嘛是擔輸贏，三个囡仔愛飼，寒天時田內洋蔥蒜頭收成少，伊就頭戴草笠仔去海邊拈蛤仔、掠蝦猴，熱天幫人破蚵仔、掃廟口，所有艱苦工課攏總做，大家官鬥相共看顧囡仔、煮三頓。

幾年後大家大官相繼過身，出山彼日大漢团春暉搵斗送阿公阿媽上山頭，玉桂一路吼袂停，心肝底感恩兩個老人真心疼惜伊。

啊！這款人生欲怨嘆啥人？

### 3

五十年按呢過去。

彼日天挂才落煞一陣大雨，一个無月娘的暗暝，村長叫伊來確定是毋是離家出走五十年的大樹阿公。

眼前這個老人，頭毛反白，規个身軀真垃儂，哪是彼年衫褲整齊、頭抹香油的飄撇少年家大樹的？伊目調金金斟酌看，是大樹無母著。

「呵呵呵……」大樹阿公開喙笑微微，眼神煞戇戇無神。

「我是玉桂，熟似無？」

阿公猶原是戇戇仔笑，無熟似半人。

阿媽真毋甘願，大家官攏已經過身，親情朋友啥人願意照顧老人失智的阿公？這款苦差事只有家己一人能擔。阿媽先帶阿公轉來再閣想辦法，總愛顧著一夜夫妻百事恩，伊按呢苦勸家己。

玉桂阿媽恁阿公轉來，洗身軀剪頭毛，換一身軀清氣衫褲，這款苦工伊毋做，啥人欲做？

阿公有糖尿病高血壓，阿媽恁伊去鄉公所看醫生領藥仔，逐日照起工看顧，這日阿公一開口煞予阿媽感心艱苦：

「梅仔梅仔。」

「梅仔是啥人？敢是茶室仔的查某？」

「芳芳的梅仔。」阿公的笑容親像一蕊花。

「攏是一跔踏入棺柴枋的老人閣咧想彼个查某，我艱苦一世人，無功勞嘛有苦勞，你按呢對待我。」

阿公毋捌半人，開喙就是芳梅仔。

阿媽親像三魂七魄攏飛去，欲吼無目屎，欲哭無路來，家已一个坐在椅仔頂開喙大聲吼，翁婿離家出走五十年轉來，厝內代誌攏袂記得，開喙就是彼个茶室仔查某。

這款日子是欲按怎過？

三个囡仔棄嫌這個無路用的老爸，攏毋願意管，這日玉桂阿媽叫三个囡仔轉來參詳，順繼拜託媽祖廟的廟公主持公道。

廟公阿泉伯、月桃孀翁仔某做人靠俗，三个後生仔城內攏開工廠趁大錢，早早接個翁仔某去輪流食伙頭享福。

玉桂阿媽想到遐忍袂牢閣開聲吼，目屎一直落。

二九暝的時陣大囡春暉一家伙仔轉來過年，一家五口坐佇客廳等食，新婦阿鳳好跤好手毋願意鬥相共煮，恰三个孫仔提手機仔，跼佇厝跤耍規工，祭拜祖先燒金攏當做目矚無看著，初二兩個查某囡轉來閣為著賣祖厝分家產冤規工。

「日頭赤焱焱，隨人顧性命，兩個阿姊嘛毋管我的死活，按呢啦！！祖厝留予個，後壁寮的兩分地予我。」春暉先唱聲。

「祖厝恰土地攏予恁，我恰恁老爸欲食啥？」

「你的老人年金逐個月攏有錢入來。」

「遐一點仔錢食穿攏無夠……」

「寄金簿仔有錢啊！我知你前年共錢偷偷寄予二姊還債。」

「舊年你講欲起厝，我有予你四十萬，你恰恁阿姊計較遮。」

「橫直我是長子，兩個阿姊免數想財產。」

「財產嘛愛等我恰恁老爸過身才準算，倖豬夯灶，倖囡不孝，你按呢報答我。」

玉桂阿媽火大受氣必必掣，春暉細漢的時陣時常破病，頭燒耳熱，日時做工閣較忝，半暝嘛愛叫車抱伊去看醫生。

猶閣有春暉細漢的時陣，偷挽籤仔店的菝仔予頭家掠著，頭家氣甲欲報警，是玉桂阿媽掠

兩隻猶未飼大的雞仔去會失禮，頭家才肯放伊煞。

「細漢偷挽匏，大漢偷牽牛，這款囡仔早慢拚大洞予你收煞。」

籤仔店頭家當時按呢講，果然是未卜先知。

#### 4

阿泉伯捻熄手尾的薰頭大聲拍桌仔：

「恁按呢冤三暝三夜嘛冤袂煞，我阿泉今仔日就歹人做到底，歹話一擺講完，這馬的時代查埔查某攏有權利得財產，既然有財產，就愛公平飼老爸老母，平均食伙頭。」

「好啊！欲按怎食伙頭？」春暉問，兩個阿姊無做聲。

「恁老母後壁寮的農地有租金，予恁姐弟三人 sann 添飼老爸老母，一人食伙頭一個月。」

三個人聽著有後壁寮租金收入，當然笑微微攏無意見。

「逐個月的老人年金就留著予恁老爸老母看醫生買四秀仔，恁攏免數想。」

阿泉伯做公正人，規矩就按呢定落來。既然逐家攏講好無意見，初一阿媽佻阿公透早就款好衫褲來躡大漢查某团的厝內，查某团佻团婿嘛客氣奉待兩個老的，三頓攏照起工奉待。

只是按呢的好日子過無幾工，查某团就開始開喙討錢。

「阿母，這個月的電錢較濟，你幫我納錢。」

「阿母，這個月的水錢較濟，你幫我納錢。」

好無幾工龜趺就趕出來，月底玉桂阿媽趕趕緊緊款好衫褲去二查某团的厝內。

二查某团較無錢，团婿做生意失敗走路，賭伊一人飼兩個囡仔，早年買的透天厝早就抵押賣錢，這馬躡的公寓是租的，一個月八千箍。

公寓佇三樓無電梯，距懸距低無方便，閣是一個月過去，玉桂阿媽偷偷仔藏八千箍囡屨仔底予伊生活 sann 添。

第三個月來躡後生春暉的大厝，這間三樓大厝玉桂阿媽有鬥相共出四十萬，逐間攏是大間

套房，阿媽笑微微。

「有夠嬌的大厝。」大樹阿公罕得開喙，目矚笑微微。

春暉恁兩個老的去三樓尾，房門拍開，玉桂阿媽欲哭無目屎，是一間放雜插物，無對外窗仔的房間，只有一頂細眠床。

「阿爸阿母，袂赴整理新的房間，恁兩個先睏這間。」

「春暉仔，這間房……」

「阿母，你趕緊共錢領予我，囡仔補習愛納錢。」

玉桂阿媽閣是滿腹委屈，褲袋內擰錢出來予春暉，春暉毋等玉桂阿媽講完，閣兇兇狂狂越身落樓梯出門去。

新婦阿鳳嘛無三頓燒，時常出去迤迤毋佇厝內，翁某閣時常偷偷訂餐廳恁三個囝食好料，清彩包一个便當予兩個老人當做三頓食。

這款日子嘛無法度過，玉桂阿媽毋等月底，就款好衫褲物件，揀輪椅阿公轉來大瓦厝。

## 5

猶是轉來蹓家己的大瓦厝較舒適。

大瓦厝邊有一欖龍眼樹，春天開始花開滿滿，這馬才七月，已經果子滿樹頭，阿公上愛坐佇樹仔下看厝邊頭尾那泡茶那開講。

轉來大瓦厝已經超過兩個月，玉桂阿媽將後壁寮兩分地的租金分做三份，逐個月寄予三個囝，過年過節嘛毋免轉來，耳空邊較清幽。

三個囝分著現金真歡喜，從此母仔囝毋捌相揣，比過路人較不如。阿媽怨嘆：生這款囝不如當初生三粒卵食補較贏。

今仔日十五，月娘閣大粒閣圓，阿媽坐佇戶欖落日屎，想起大家大官心內就艱苦，怨嘆家己無能力趁大錢予兩個老的過好日子。伊起身行去井邊刮水洗身軀，阿公坐佇厝內看電視盹龜，雖然伊少年時陣荒唐毋成樣，毋過這馬身軀邊陪伴的只賭伊一个。

平凡的日子嘛是幸福。

玉桂佢大樹兩個老的所費省，平常時陣嘛毋免開大錢，看醫生領藥仔有健保，老人年金攏有夠用。

透早天猶未光，阿媽揀輪椅阿公去菜市仔欲買幾隻雞仔囝，大瓦厝空地真濟，伊欲飼雞仔囝來做伴。

轉來時拄著厝邊月桃仔仔菜園仔咧掖菜子，彼手勢挖一撮仔菜子，手骨輕輕仔掖出去，菜子飛仔半空中才閣慢慢沉落塗內，有幾粒菜子因為風吹，飛去田岸邊，嘛是乖乖仔落塗內。

阿媽倚佇遐，目睷恬恬仔看，想著家己的一生親像苦瓜菜子，毋管飛到佗位落塗，攏愛拚命活下去。

「月桃仔，你咧掖苦瓜子是無？」

「是啊，阮頭的愛食苦瓜，這馬掖入塗內，三個月後就會使挽苦瓜。」

玉桂阿媽會記得大家官上愛食苦瓜，白 phau-phau 幼麵麵的苦瓜，先油煎半熟翻面，再閣放豆豉醬油焗煮，醬芳苦瓜芳，彼款滋味食過一擺一世人攏會記得。

行到田岸邊，玉桂阿媽想起彼一撮落塗的菜子，閣想起自己艱苦的一生，越頭對阿公文文仔笑。這世人行到遮，啥物代誌攏愛看開，閣怨啥物嘆啥物？

一枝草一點露，天無絕人之路，心肝放予開，好日子才會來。